



国·学·典·藏·书·系



青花典藏

〔清〕李伯元著

官场现形记

《官场现形记》是我国近代第一部在报刊上连载并取得社会轰动效应的长篇章回小说，开创了近代小说批判现实的风气。《官场现形记》是晚清谴责小说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四大谴责小说之一。结构安排与《儒林外史》相仿，演述一人后即转入下一人，如此蝉联而下。



天張雲雨水
果珍李
淡皇
周垂拱
罪道
王食棟惟
歸水常大
地寒
雲雨水
李
淡皇
文服
周垂拱



国·学·典·藏·书·系



青花典藏

〔清〕李伯元著

官场现形记

《官场现形记》是我国近代第一部在报刊上连载并取得社会轰动效应的长篇章回小说，开创了近代小说批判现实的风气。《官场现形记》是晚清谴责小说中四大谴责小说之一。结构安排与《儒林外史》《官场现形记》《孽海花》《老残游记》等入下一人，如此蝉联而下。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官场现形记 / (清) 李伯元著 ; 《国学典藏书系》丛书编委会主编. — 长春 :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0.12

(国学典藏书系)

ISBN 978-7-5463-4326-6

I. ①官… II. ①李… ②国… III. ①章回小说—中国—清代 IV. ①I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33389 号

国学典藏书系 官场现形记

著 者 (清) 李伯元
主 编 《国学典藏书系》丛书编委会
出 版 人 毛文凤
责任编辑 陈 璇
责任校对 孙玲玲 徐 笑
封面设计 揽胜视觉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字 数 330 千字
印 张 20.25
版 次 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编:130021)
发 行 江苏可一出版物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市山西路 67 号世贸中心 4 楼 邮编:210009)
电 话 总编办:0431 - 85600386
市场部:025 - 66989810
网 址 www.keyigroup.com
印 刷 皖南海峰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ISBN 978-7-5463-4326-6 定价:18.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25 - 66989810



前 言

“国学”一说，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西学东渐、文化转型的历史时期。此前中国的旧学在现代文明面前一败涂地，曾国藩继承明儒传统，身体力行，通经致用，后来又有张之洞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力图调和传统与现实的阴阳关系。后来学术界兴起“整理国故”的热潮，虽然与当时历史条件看似不协调，实则是具有深刻历史理性的。提出学习西方，“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魏源，当时不但提出学习西方文明，同时又提出要恢复两汉经学，这看似极为矛盾，其实正是魏源的高人之处，此后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才有了中西交流的合理原则。

当时国人有一种全盘否定国粹的倾向，认为外国来的就是梅毒也是好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中西文化冲突的进一步加剧，中国文化更加弱势，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为了保国保种，以章太炎为代表的国粹派提出“保存国学”、“振兴国学”的口号。而新文化运动闯将之一胡适，则在介绍杜威的实践主义时同时讲授中国哲学史。在当时的历史氛围下，国学概念产生后其意义内涵自然较复杂，包括传统官方民间各种学问、艺术、技艺等，但在狭义上，国学之范围不脱经、史、子、集四部，同时四部中又以经学为首。

国学又可称国故，可译“GuoXue”（音译）、“Sinology”（意译，指中国学，汉学，因无别于汉族学而有争议）。现在一般提到的国学，是指以先秦经典及诸子学为根基，涵盖了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和同时期的汉赋、六朝骈文、唐宋诗词、元曲与明清小说并历代史学等一套特有而完整的文化、学术体系。因此，广义上，中国古代和现代的文化 and 学术，包括历史、思想、哲学、地理、政治、经济乃至书画、音乐、术数、医学、星相、建筑等都是国学所涉及的范畴。

论国学，先明国学之义，所谓必也正名乎，善哉。





今天,关于传统文化的书写,好像走向了两个极端:要么过于通俗,要么过于玄虚。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国学的弘扬,需要摆脱掉这两个极端,走一条中间道路,做到深入浅出、微言大义。虽然“文化热”、“儒学热”、“国学热”的浪潮此起彼伏,但真正将自己的文化看做安身立命之本的人却是少之又少。大家对待文化、对待国学,仍然没有走出经世致用、急功近利的目的预设。为什么要学国学?因为国学对我有用;为什么要读国学?因为里面有智慧、有技巧、有升官发财的门路。于是,在今人的眼里,国学已经蜕变成了赤裸裸的经世致用之术,成了彻头彻尾的“用经”!仅求其“用”,不见其“体”,将是最大的无用。仅求其“术”,而对国学的“道统”视而不见,将是中国文化最大的悲哀。为此,国人已做过许多有益的探索。

近代以后,随着西学东渐,我们在呼吸外来新鲜空气的同时,也注意到了传统文化的流失。故而对东西方文化进行冷静思考,明确了传统文化不可动摇的根基地位,沿袭先辈留下的宝贵文化遗产,是可以弘扬中国民族特色文化,进而促进当下时代的进步和发展。在此,我们只有安身立命,谋求维新。《尚书》中说:“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但是“周邦”所谓的“新命”不会自己从天上掉下来,而是要靠人不断地去探幽发微、阐发新意。阐发新意,不是凭空想象,不是一味模仿,而要推陈出新。冯友兰先生说,中国的哲学要“接着讲”,不能“照着讲”。而“接着讲”,并不是空发臆想、随意揣摩,而是要以“照着讲”的方式和姿态去“接着讲”,不如此,就无法做到“阐旧邦以辅新命”。国学亦是如此。

整理国故,是为了获得长足进步。只有长足进步,才能延续,才能生生不息。当然,任何一种文化都包含着深刻的两面性。所谓的精华和糟粕往往是纠缠在一起的。所以,目前最迫切要做的,仍然是平心静气地去了解我们的文化。

为了弘扬国学,使更多的人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粹,我们精心为您编纂了这套“国学典藏”丛书。这套丛书精选了历代文章中的典范之作,于经、史、子、集中选取精华部分,予以汇编。编者力图通过简明的体例、精练的文字、新颖的版式、精美的图片等多种要素的有机结合,全方位立体地解读中国国学的博大精深,为读者打造一条走进国学的画廊,感受国学独到的智慧。

学贵力行,圣贤文化的学习,贵在把它落实到自己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去,才能从中得到真实的利益。愿此套丛书让您领略传统国学风景的同时,与圣人促膝对话,能够聆听到圣贤的教诲;在聆听圣贤教诲的同时,把圣人的教诲贯彻到生活中,落实到一言一行中。“多识前言往行,以自蓄其德”,我们也希望借着伟大文化的指引,提升我们生命的内涵。



本 书 阅

《官场现形记》李伯元(1867-1906)著,共五编60回。这是我国近代第一部在报刊上连载并取得社会轰动效应的长篇章回小说,开创了近代小说批判现实的先河。

《官场现形记》是晚清谴责小说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四大谴责小说之一。结构安排与《儒林外史》相仿,演述一人后即转入下一人,如此蝉联而下。

以图释文,视觉效果明显。在注重美感的前提下,着重文图切合,确保文图传神。

经多方研究,专家考证,选取经典之作。所选之篇不仅脍炙人口,而且切合当下,其价值深远。



GUAN CHANG XIAN XING JI

官场现形记

第十回 怕老婆别驾担惊 送胞妹和尚多事

刚才出得大门,陶子尧正在房里寻思,说:“偏偏今儿有事,他来了,真正不凑巧!”话音未了,忽见茶房领着一个中年妇人、一个和尚赶了进来。茶房未及开口,那女人已经破口大骂起来。陶子尧定睛一看,正是他的太太同他大舅子。太太见了,不由分说,先号啕痛哭起来。陶子尧发急道:“有话好说,这像什么样子?”连忙叫茶房替太太泡茶,打洗脸水。太太一手拦住他胸脯只是不放,嘴里说:“人家做太太,熬得老爷做了官,好享福。我是越熬越受罪!不要说这两年多在家里活守寡,如今越发连信都没有了。那里跟得上你心爱的人,什么新嫂嫂,旧嫂嫂!听说你这个差使有十几万银子,现在都到哪里去了?”陶子尧辩道:“你不要听人家的胡说!”又听太太说道:“你做了事还想赖!”陶子尧道:“那里来的见证?”太太道:“你别问我,你去问问谢二官再来。”



陶子尧一听谢二官很熟,一时想不起来。齐巧去接太太的管家,因为接不着已经回来,听见太太说谢二官,就接着道:“老爷,不是常常到这里,身上穿的像化子似的那个人?有时候问老爷讨钱,说同老爷是乡亲,老爷从前还用过他家的钱。小的并问过他‘贵姓’,他说‘姓谢’。”陶子尧道:“我会用人家的钱!概是非,造谣言,如果看见他再来,就替我交给巡捕。”太太道:“啊呀!你使人家的钱还算少!你那年捐官的时候,连我娘家妹子手上一付镀银镯子都被你脱了下来凑在里头。”其时棧房里看的人早哄了一院子。还是同来的和尚看他们闹得太不成体统了,只得竭力相劝,好容易把他俩劝开。太太三脚两步,走进房间。陶子尧在外间,低下头一看,原想穿件新衣裳到一品香请客的,已被太太的头弄皱了一大块。又想起一品香已约下魏翩仞,一人走出棧来,蹀到一品香,刚巧遇着翩仞,两人先把大概的情形说了一遍,魏、仇一边如何办法,魏翩仞因他银子尚未到手,一时暂不说破。席间陶子尧将刚才在棧房里大闹的话,全行告诉了魏翩仞。魏翩仞见他无精打采,就撞掇^①他叫局。陶子尧连忙写票头去叫。吃不到三样菜,果见新嫂嫂同了小陆兰芬进来。新嫂嫂板着脸孔,陶子尧也不好意思同他说话。倒是魏翩仞竭力替他拉拢,说:“陶大人的银子明天好汇到了,这一次是不会搭你浆的了。”陶子尧正在得意,细崽来说:“六号里来了一个女人,同了一个和尚吃大菜。那个女人自说姓陶,又说‘我们老爷今天也在这里请客’。”陶子尧听了陡然变色,便说:“这夜又婆我走到那里,他跑到那里!”说完完了声:“翩哥,我们再去罢!”拔起脚来,一直向外下楼而去,新嫂嫂同了兰芬也只好就走。魏翩仞站起身来,走到六号门口张了一张。只见果然一个女人同了一个和尚在那里吃大菜。且说陶太太同他哥在棧房

官场现形记
Guan Chang Xian Xing Ji



◆ 国学典藏书系

小说由 30 多个相对独立的官场故事联缀起来，涉及清政府中上自皇帝、太后，下至佐杂小吏等一百多个大小官吏，并将这些形形色色的官僚们的各种恶行丑态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他们或侵吞公款，贪赃枉法；或卖官鬻爵，大发横财；或名“剿匪”，实则害民；或冒名得官，寡廉鲜耻；或媚外惧洋，奴性十足。作品有如一幅封建社会末期官场的百丑图长卷，触及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

第十一回 穷佐杂黄缘说差使 红州县倾轧斗心思

GUAN CHANG XIAN XING JI

官场现形记



里，晓得陶子尧在一品香请客，一定要叫局热闹，意想拿住破绽，不提防陶子尧逃走无踪。一时回到栈内，等到两点钟，不见老爷回来。后来料想一定是在窑子里过夜，气得太太足足骂了一夜。到了次日天明，太太一定要到新衙门里去告状，闹得他哥劝一回，拦一回，好不容易把他劝住。

看春日已正午，长春栈里的王道台打发周老爷来说，山东的银子已到，太太听见了，出来说：“有银子交给我，交不得那个杀千刀的。”周老爷看了好笑，问了管家才知道是陶子尧的太太。当下陶太太一定要自己跟着周老爷到长春栈里去见王大人，又亏得和尚出来打圆场，说：“王大人是我们妹夫的上司，还是我出家人替你走一遭罢。”周老爷只得说“好”。和尚便叫管家拿护书，叫马车，穿了一件簇新的海青^②，到长春栈里去拜王大人去。究竟此时陶子尧逃在何方，与那清海和尚如何去见王道台，且看下回分解。

【注释】

① 撺掇：怂恿。

② 海青：方言。大袖长袍。

释义通俗易懂；解读准确权威，有助读者领悟国学精华。对其中生僻字，加注拼音，以便理解。

第十一回
穷佐杂黄缘说差使
红州县倾轧斗心思

官场现形记

Guo Xue Dian Cang Shu Xi

话说清海和尚同了周老爷去见王道台，王道台听了说：“这也奇了！和尚管起人家的家务来了！”周老爷道：“听说他是陶子尧的内兄。他太太一定要跟了卑职来见大人。亏得和尚打圆场，所以同了他来。”王道台未及回言，和尚已经进来了。王道台只把身子些微的欠了一欠，仍旧坐下了。和尚却是恭恭敬敬作了一个揖，叫他坐。见王道台先坐了，方才斜签着坐下。王道台问：“几时来的？”和尚回：“是昨天到的。陶子尧陶老爷是舍妹丈，这回是送舍妹来的。大人跟前，一向少来请安。”岂知王道台只是不睬他。和尚赶紧言归正传。才说得半句“舍妹丈这个差使……”王道台已经端茶送客。也不等和尚说，他先说：“我明天就要动身往东洋去。好在我们周老爷不走，把银子替他存在庄上，等他自己去付就是了。”和尚只好仍旧坐了马车回来。见了妹子还要摆阔，说王道台同他怎么要好，他妹子信以为真。和尚又问：“妹夫到底回来没有？”他妹子含着一包眼泪，说：“那里有他的影子！”和尚道：“倘若找不到，只要找到上海道里一托，立刻一封信托

经过反复实验，专家论证，所选色彩均匀，柔和，不仅愉悦视觉，而且有利于保护读者眼睛。在取得视觉效果的前提下，获得精神的愉悦。



目 录

- 第一回 望成名学究训顽儿 讲制艺乡绅勸后进 1
- 第二回 钱典史同行说官趣 赵孝廉下第受奴欺 6
- 第三回 苦钻差黑夜谒黄堂 悲镌级蓝呢糊绿轿 12
- 第四回 白简留情补祝寿 黄金有价快升官 17
- 第五回 藩司卖缺兄弟失和 县令贪脏主仆同恶 22
- 第六回 急张罗州官接巡抚 少训练副将降都司 28
- 第七回 式宴嘉宾中丞演礼 采办机器司马滥交 33
- 第八回 谈官派信口开河 亏公项走投无路 38
- 第九回 观察公讨银翻脸 布政使署缺伤心 43
- 第十回 怕老婆别驾担惊 送胞妹和尚多事 48
- 第十一回 穷佐杂夤缘说差使 红州县倾軋斗心思 53
- 第十二回 设陷阱借刀杀人 割靴腰隔船吃醋 58
- 第十三回 听申饬随员忍气 受委屈妓女轻生 63
- 第十四回 剿土匪鱼龙曼衍 开保案鸡犬飞升 68
- 第十五回 老吏断狱着着争先 捕快查赃头头是道 73
- 第十六回 瞞贼脏知县吃情 驳保案同寅报怨 79
- 第十七回 三万金借公敲诈 五十两买折弹参 84
- 第十八回 颂德政大令挖腰包 查参案随员卖关节 88
- 第十九回 重正途宦海尚科名 讲理学官场崇节俭 93
- 第二十回 巧逢迎争制羊皮褂 思振作劝除鸦片烟 98
- 第二十一回 反本透赢当场出丑 弄巧成拙蓦地撒差 103
- 第二十二回 叩辕门荡妇觅情郎 奉板舆慈亲勸孝子 108

- 第二十三回 讯奸情臬司惹笑柄 造假信观察赚优差 113
- 第二十四回 摆花酒大闹喜春堂 撞木钟初访文殊院 118
- 第二十五回 买古董借径谒权门 献巨金痴心放实缺 123
- 第二十六回 模棱人惯说模棱话 势利鬼偏逢势利交 128
- 第二十七回 假公济私司员设计 因祸得福寒士捐官 133
- 第二十八回 待罪天牢有心下石 趋公郎署无意分金 138
- 第二十九回 傻道台访艳秦淮河 阔统领宴宾番菜馆 144
- 第三十回 认娘舅当场露马脚 饰娇女背地结鸳盟 149
- 第三十一回 改营规观察上条陈 说洋话哨官遭殴打 154
- 第三十二回 写保折筵前亲起草 谋厘局枕畔代求差 160
- 第三十三回 查账目奉札谒银行 借名头敛钱开书局 165
- 第三十四回 办义賑善人是富 盗虚声廉吏难为 171
- 第三十五回 捐巨资纨绔得高官 吝小费貂珥发妙谗 177
- 第三十六回 骗中骗又逢鬼魅 强中强巧遇机缘 182
- 第三十七回 缴宪帖老父托人情 补札稿宠姬打官话 188
- 第三十八回 丫姑爷乘龙充快婿 知客僧拉马认干娘 192
- 第三十九回 省钱财惧内误庸医 瞒消息藏娇感侠友 197
- 第四十回 息坤威解纷凭片语 绍心法清讼诨多才 202
- 第四十一回 乞保留极意媚乡绅 算交代有心改账簿 207
- 第四十二回 欢喜便宜暗中上当 附庸风雅忙里偷闲 212
- 第四十三回 八座荒唐起居无节 一班齷齪堂构相承 217
- 第四十四回 跌茶碗初次上台盘 拉辫子两番争节礼 223
- 第四十五回 擅受民词声名扫地 渥承宪眷气焰熏天 229
- 第四十六回 却洋货尚书挽利权 换银票公子工心计 234
- 第四十七回 喜掉文频频说白字 为惜费急急煮乌烟 239
- 第四十八回 还私债巧邀上宪欢 骗公文忍绝良朋义 243
- 第四十九回 焚遗财伤心说命妇 造揭帖密计遣群姬 249
- 第五十回 听主使豪仆学摸金 抗官威洋奴唆吃教 254
- 第五十一回 覆雨翻云自相矛盾 依草附木莫测机关 259
- 第五十二回 走捷径假子统营头 靠泰山劣绅卖矿产 266



第五十三回	洋务能员但求形式	外交老手别具肺肠	271
第五十四回	慎邦交纒尊礼拜堂	重民权集议保商局	276
第五十五回	呈履历参戎甘屈节	递衔条州判苦求情	281
第五十六回	制造厂假札赚优差	仕学院冒名作枪手	286
第五十七回	惯逢迎片言矜秘奥	办交涉两面露殷勤	290
第五十八回	大中丞受制顾问官	洋翰林见拒老前辈	295
第五十九回	附来裙带能谄能骄	掌到银钱作威作福	301
第六十回	苦辣甜酸遍尝滋味	嬉笑怒骂皆为文章	305





第一回

望成名学究^①训顽儿 讲制艺乡绅勸后进

话说陕西同州府朝邑县城南三十里地方，原有一个村庄，只住有赵、方二姓，二三十户人家，世代务农。

到了姓赵的爷爷手里，请了先生，教他儿子攻书。到了孙子，忽然得中一名黉门^②秀才。合庄的人都把他推戴起来，姓方的便渐渐的不敌了。

姓方的瞧着眼热，有几家该钱的，不惜工本开一个学堂，又到城里请了一位举人老夫子。这举人姓王名仁，上了年纪，也就绝意进取，尽心教授。不上几年，居然造就出几个人材，内中有一个天质高强的，竟把笔做了“开讲”，把这几个东家喜欢得了不得。

这个会做开讲的学生，他父亲叫方必开。他家门前原有两棵合抱大树分列左右，乡下人都叫他为“大树头方家”。且说是年正值大比，姓赵的送孙子去赶考。考罢回家，天天望榜。重阳过后，一天早上，大家方在梦中，忽听一阵马铃声，开门看处，只见一群人簇拥着向西去。一打听，却说赵相公考中了举人。

此时，方必开得了这个信息，连忙跑到赵家探望。只见一群人，正忙着贴报条。方必开自从儿子读了书，西瓜大的字也学会了好几担。一头看，一头念道：“喜报贵府老爷赵温，应本科陕西乡试，高中第四十一名举人。报喜人卜连元。”正咂嘴^③弄舌，不提防肩上有谁拍了他一下，叫了声“亲家”。方必开定神一看，正是那新中举人赵温的爷爷赵老头儿。

原来这方必开，前头因赵府上中了秀才，已有心攀附，把自己第三个女孩子许给赵温的兄弟。见是太亲翁，便当街趴下磕了三个头。赵老头还礼不迭，忙扶他起来。方必开一面掸着衣服上的泥，一面说道：“咱从前常说，城里乡绅老爷们的眼力是再不错的。十年前，城里石碑楼王乡绅下来上坟，借你这屋打尖。饭后无事走到书房，可巧一班学生在那里对对儿。一时高兴，便说我也出一个与你们对对。那天下了点雨，王老先生出的上联就是‘下雨’两个字。你们这位少爷冲口而出，说是‘出太阳’。王老先生点了点头儿，说道：‘下雨’两个字，‘出太阳’三个字，虽然差了点，总算口气还好，将来这孩子有点出息。’这可不应了王老先生的话吗？”赵老头儿道：“可不是呢！眼前已是九月，大约月底月初，王老先生一定要来上坟的。亲家那时候把你家孩子一齐叫来，等王老先生考



官场现形记

Guo Chang Xian Xing Ji





考他们。将来令郎也同我这小孙子一样就好了。”方必开听了心中自是喜欢。又说了半天的话，方才回家。

那时候已有午牌过后，家里人摆上饭来，他吃也不吃，一个人在书房廊前踱来踱去，自言自语什么“捷报贵府老爷”，什么“报喜人卜连元”。家里人听了不明白，亏了这书房里的王先生，他是曾经发达过的人，听了听，说：“这是报条上的话。”低头一想：“一定是今天赵家孩子中了举，勾起东家那痰迷心窍的老毛病来。”忙叫：“老三，快把你爹爹搀到屋里来坐，别叫他在风地里吹。”

这老三便是会做开讲的那孩子，听了这话，忙把父亲扶了进来。谁知他父亲跑进书房，就跪在地当中朝先生连磕了二十四個响头。先生连忙扶起方必开，一面嘴里说：“东翁，有话好讲！”方必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拿手指指自家的心，又指指老三，又双手照王仁拱了一拱。王仁指着老三问道：“东翁，是为了他么？”方必开点点头儿。

王仁道：“这个容易。”拉过一条板凳，让东家坐下。又去拉了老三的手，道：“老三，你知道你爹爹今儿这样子，是为谁呀？”老三道：“不知道。”王仁道：“为你！”老三说：“为我什么？”王仁道：“你没有听见说你赵家大哥哥今儿中了举人么？”老三说：“与我甚么相干？”王仁道：“你父亲就你一个儿子，自然望你将来也同你赵家大哥哥一样，挣个举人回来。”老三道：“中了举人有甚么好处呢？”王仁道：“中举之后，一路上去中进士、点翰林。点了翰林就有官做。做了官，就有钱赚。这些好处，不念书，不中举，那里来呢？”

老三虽小，听到“做了官，就有钱赚”一句话，心内也有几分活动了。又停了一会，忽然问道：“师傅，你也是举人，为甚么不去中进士做官呢？”那时候，方必开听了先生教他儿子的一番话，心上欢喜，喉咙里的痰活动了许多。又听见先生说做了官就有钱赚，哇的一大口粘痰呕了出来。刚刚吐得一半，忽又见他儿子驳得先生哑口无言，他的痰也就搁在嘴里头，直勾勾瞅着先生，看他拿什么话回答。

只见那王仁愣了好半天，忽然把眼睛一瞪，一手提起戒尺^④，指着老三骂道：“混帐东西！我今儿拿好话教导与你，你倒教训起我来了！学生都要管起师傅来，这还了得！”这方必开从来没见过先生发过这样大的气，明晓得是他儿子的不是，但是满肚子的痰，要吐吐不出，要说说不出。老三还在那里说：“是个好些儿的，就去中进士做官给我看。”王仁听了这话，更是火上加油，拿着板子赶过来打。老三又哭又跳，闹得越发大了。还是老三的叔叔听见赶了进来，拍了老三两下，又朝着先生赔了许多话，把哥子搀了出来才完了事。

且说赵老头儿，自从孙子中举，得意非凡。当下就有报房里人，三五成群住在他家。赵老头儿把一向来往的乡、姻、世、族谊，开了横单交给报房里人，叫他填写报条，一家家去送。又忙着看日子祭宗祠，到城里雇的厨子。又忙着检日子请喜酒，一应乡、姻、世、族谊，都要请到。还说如今孙子中了孝廉，从此又多几个同年人家走动了。又忙着叫木





匠做好六根旗杆，自家门前两根，坟上两根，祠堂两根。又忙着做好一块匾，要想求位翰林老先生题“孝廉第”三个字，想来想去，只有坟邻王乡绅，春秋二季下乡扫墓，因此渊源，就送去了一分厚礼，央告他写了三个字，连夜叫漆匠做好，挂在门前。又忙着替孙子做一套及时应令的棉袍褂，预备开贺的那一天好穿了陪客。

赵老头儿祖孙三代究竟都是乡下人，见识有限，那里能够照顾这许多，全亏他亲家把他西宾王孝廉请了一同帮忙。当下又备了一副大红金帖，上写着：“谨择十月初三日，因小孙秋闱^⑥侥幸，敬治薄酒，恭候台光。”下写：“赵大礼率男百寿暨孙温载拜。”外面红套签条居中写着“王大人”三个字，下面注着“城里石牌楼进士第”八个小字，请的就是那王乡绅了。帖子送去，王乡绅答应说来，赵老头儿不胜之喜。

日子一天近似一天，赵家一门日夜忙碌。到了初三黑早，赵老头儿从炕上爬起，唤了一家人起来。诸事停当，已有辰牌时分，赶着先到祠堂上祭。当下让中举的赵温走在头里，后头才是他爷爷，他爹爹，他叔子，他兄弟。

进了祠堂，几个本家都迎了出来。只有一个老汉，手里拿着一根长旱烟袋，坐在那里不动。赵温认得族长，赶忙走过来叫了一声“大公公”。那老汉点点头儿，单让他一个坐下，讲道：“大相公，恭喜你现在做了皇帝家人了！这些祖先，熬到今天受你的供，真是不容易呢！”

爷儿两个正在屋里讲话，忽然外面一片吵闹。只见赵温的爷爷正在那里骂厨子，说：“他们到如今还不来，这些王八崽子，不吃好草料的。停会子告诉王乡绅，一定送他们到衙门里去。”气得眼睛都发了红。

正说着，只见厨子挑了碗盂家伙进来，回说：“我的爷！从早晨到如今，饿着肚皮走了三十多里路，半个老钱没有看见，例说先把咱往衙门里送。城里的大官大府咱伺候过多少，没瞧过他这囚攘^⑥的暴发户。开口王乡绅，闭口王乡绅，像他这样只怕替王乡绅捡鞋还不要他哩！”一面骂，一面把炒菜的勺子往地下一掼，说：“咱老子不做啦，等他送罢！”这里大家见厨子不做菜，祠堂祭不成，大家坍台。又亏了赵温的叔叔走过来，左右说好话，把厨子骗住了，一样一样地做现成了，端上去摆供。

当下合族公推新孝廉主祭，族长陪祭，大众跟着磕头。虽有赞礼生在旁边吆喝着，无奈他们都是乡下人，不懂得规矩。礼生也只好由着他们敷衍了事。一时祭罢祠堂，回到自己屋里，便是一起一起的人来客往，算起来还是穿草鞋的多。送的分子，倒也络绎不绝，顶多的一百铜钱，其余二十、三十也有，再少却亦没有了。

看看日头向西，人报王乡绅来了。吃喜酒的人，都要等着王乡绅来到方才开席，忽然听说来了，忙都迎了出来。

这王乡绅坐的是轿车，还没有走到门前，赵温的爹爹抢上一步，把牲口拢住，带至门前。王乡绅下车，爷儿三个连忙打恭作揖捧了进来，在上首第一位坐下。这里请的陪





客，只有王孝廉宾东两个。王孝廉同王乡绅叙起来还是本家，王孝廉比王乡绅小一辈，二人以叔侄相称。他东家方必开因为赵老头儿说过，今日有心要叫王乡绅考考他儿子老三的才情，所以也装作斯斯文文的样子，陪在下面。王乡绅坐定，尚未开谈，先喊了一声“来”！只见一个二爷答应了一声“是”！王乡绅就说：“我们带来的点小意思交代了没有？”二爷未及回话，赵老头儿手里早拿着一个小红封套儿，朝着王乡绅说：“这是断断不敢当的！”王乡绅那里肯依。赵老头儿只得收下，叫孙子过来叩谢王公公。



当下吃过一开茶，就叫开席。王乡绅一席居中，两旁几席都是穿草鞋、穿短打的一班人，还有些上不得台盘的，都在天井里等着吃。这送酒安席一应规矩赵老头儿全然不懂，一概托了王孝廉替他代作主人。当下王乡绅居中面南，王孝廉面西，方必开面东，他祖孙两个坐在底下作陪。王乡绅叔侄两个讲到今年那省主考放的某人，中出来的“闾墨^①”，一定是清真雅正，出色当行。又讲到今科本县所中的几位新孝廉，一个个都是揣摩功深，未曾出榜之前，早决他们是一定要发达的。

原来这王乡绅也是两榜进士出身，做过一任监察御史，后因年老告病回家，就在本县书院掌教，满桌的人，除王孝廉之外，便没有第二个可以谈得来的。赵温虽说新中举，无奈他是少年新进，王乡绅正不将他放在眼里。至于他爷爷及方必开，到了此时只有执壶斟酒，举箸让菜，并无可以插得嘴的地方。王乡绅饮至半酣，不禁大声向王孝廉说道：“老侄，你估量着这制艺一道，还有多少年的气运？”王孝廉一听这话，心中不解，一句话也答不上来，睁着两只眼睛望着王乡绅。王乡绅便把头点了点，道：“这事说起来话长，国朝诸大家，是不用说了。单就我们陕西而论，一位路润生先生，他造就的人才也就不少。前头入阁拜相的阎老先生同那做刑部大堂的他们那位贵族，那个不是从小读着路先生的制艺，到后来才有这们大的经济。”一面说，一手指着赵家祖孙，嘴里又说道：“就以区区而论，记得那年我才十七岁，才学着开笔做文章，从的是史步通史老先生。这位史老先生虽说是个老贡生，下过十三场没有中举，一部《仁在堂文稿》他却是滚瓜烂熟。还记得，我一开手，他叫我读的就是《制艺引全》，一天只教我读半篇。因我记性不好，先生就把这篇文章裁了下来糊在桌上，叫我低着头念。偏偏念死念不熟，不知捱了多少打，罚了多少跪，到如今才挣得这两榜进士。虽然吃了多少苦，也还不算冤枉。”王孝廉



接口道：“合了俗语说的一句话，叫做‘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单是方才这几句话，不是您老人家一番阅历，也不能说得如此亲切。”王乡绅一听此言，不禁眉飞色舞^①，说道：“老侄你能够说出这句话来，你的文章也着实有工夫了。现在我虽不求仕进，你也无意功名，你在乡下授徒，我在城中掌教，一样是替路先生宏宣教育，替皇上家培养人才。这个重担，却在我叔侄两人身上。赵世兄他目前虽说是新中举，总是我们斯文一脉。将来昌明圣教，继往开来，舍我其谁？当仁不让。小子勉乎哉！小子勉乎哉！”说到这里，不觉闭着眼睛，颠头摆脑起来。赵温听了此言，不禁肃然起敬。他爷爷同方必开，起先尚懂得一二，知道他们讲的无非文章，后来王乡绅满嘴掉文，又做出许多痴像，笑又不敢笑，说又没得说。

正在疑惑之际，不提防外头一片声嚷。仔细一问，原来是王乡绅的二爷，因为他主人送了二分银子的贺礼，赵温的爹爹开销他三个铜钱的脚钱，他在那里嫌少。赵温的爹爹说：“你主人止送了二分银子，换起来不到三十个钱。现在我给你三个铜钱，已经是格外的了。”二爷说：“脚钱不添，大远的奔上来，饭总要吃一碗。”赵温的爹爹不给他吃，他自己又跑到厨房抢面吃，厨子不答应，因此争吵起来，一直闹到堂屋里。王乡绅站起来骂：“没有王法的东西！”当下还亏了王孝廉出来，自己摸出两个铜钱给他买烧饼吃，方才无话。坐定之，王乡绅还在那里生气，嘴里说：“回去一定拿片子送到衙门里，打这王八羔子几百板子，戒戒他二次才好。”赵老头儿是个心慈面软的人，忙替他求情，说：“受了官刑的人，做了鬼是不会超生的，这不毁了他吗？你老教训他几句，戒戒他下回罢了。”王乡绅听了不作声。

方必开忽然想起赵老头儿的话，要叫王乡绅考考他儿子的才情，就起身去找老三。叫唤了半天，不见老三的影子。找到厨房里，见老三伸着油晃晃的两只手，在那里啃骨头。一见他老子来到，就拿油手往簇新衣服上乱擦乱抹。他老子又恨儿子不长进，又是可惜衣服，急得眼睛里冒火。当下忍着气，先拿过一条沾布，替儿子擦手，说要同他前面去见王乡绅。老三是上个不得台盘的人，任凭他老子说得如何天花乱坠^②，总是不肯去。他老子一时恨不过，狠狠地打了他一下耳刮子。他哇的一声哭了，大家忙过来劝住。他老子见是如此，也只好罢了。

这里王乡绅又吃过几样菜，起身告辞。赵老头儿又托王孝廉替他说：“孙子年纪小，不曾出过门，王府上可有使唤不着的管家，请赏荐一位，好跟着孙子明年上京会试。”王乡绅也应允了。方才大家送出大门，上车而去。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注释】

- ①学究：旧指私塾的教师。
②蹇(hóng)门：指学校。





- ③咂嘴：用舌抵齿、嘴唇上下开合作声。表示称赞等。
- ④戒尺：旧时老师用以责打学校学生的用具。
- ⑤秋闱：秋天的乡试。
- ⑥囚攘：窝囊废。
- ⑦闱墨：清代指把乡试、会试选出的文章编印成的文集。
- ⑧眉飞色舞：形容人得意兴奋的样子。
- ⑨天花乱坠：形容说话有声有色，极其动听（多指夸张而不符合实际）。



第二回

钱典史同行说官趣
赵孝廉下第受奴欺

话说赵家中举开贺，连忙了几天，便有本学老师叫门斗传话下来，叫赵温即日赴省填写亲供。当下爷儿三代，请门斗饱餐一顿，又给了几百铜钱。

门斗去后，赵温便踌躇这亲供如何填法，幸亏请教了老前辈王孝廉。他爷爷又向亲家方必开商量，请王孝廉同到省城走一遭，随时可以请教。太亲翁之命还有什么不愿意？方必开随即应允，赵老头儿是感激不尽。取过历本一看，十月十五是个百事皆宜的吉日，遂定这天起身。自己牲口不够，又问方亲家借了两匹驴。几天头里，几门亲戚前来送礼饯行^①，赵温一概领受。

转眼之间已到十四，他爷爷，他爹爹，忙了一天。晚上更不曾睡觉，替他弄这弄那。十五大早，赵温起来，洗过脸，吃饱了肚皮，外面的牲口早已伺候好，方必开同了王孝廉也踱过来。赵温便向爷爷、爹爹磕头辞行，赵老头儿又朝着王孝廉作了一揖，托他照料孙子。王孝廉忙还礼不迭。等到行完礼，便向城中进发。

原来几天头里，王乡绅有信下来，说赵世兄若上省填亲供，可便道来城，在舍下盘桓几日。所以赵温同了王孝廉投奔石牌楼而来。王孝廉是熟门熟路，立时请进。赵温下驴之后便留心观看。只见门前粉白照墙一座，门外挂着一块“劝募秦晋赈捐^②分局”的招牌；两面两扇虎头牌，写着“局务重地，闲人免进”。大门内，六扇蓝漆屏门，上面一块红底子金字的匾，写着“进士第”三个字；两边贴着新科举人的报条；墙上还挂着几顶戏黑帽子，两条皮鞭子。转过屏门，便是穿堂。上面三间大厅，却无桌椅。两面靠墙，摆着几副衔牌，甚么“丙子科举人”，“庚辰科进士”，“赐进士出身”，“钦点主政”，“江西道监察





御史”，赵温明白，这都是王乡绅自家的官衔，另外还摆着半新的两顶轿子。又转过一重屏门，方是一个大院子，上面五间大厅。其时已十月，正中挂着大戏洋布的板门帘。前回跟王乡绅下乡，王孝廉给他两个铜钱的那二爷正在廊檐底下，提着一把尿壶走来。亏他不忘前情，迎上来朝着王孝廉打了个千，问他几时来的，王孝廉回说：“才到”。那二爷瞧瞧赵温，也像认得，却不理他。一面说话，一面让屋里坐。里头王乡绅已经出来。王孝廉忙过来呵下腰扶他。嘴里虽说还礼，两条腿却没动。等赵温起来，他才还了一个揖，分宾坐下。

王乡绅先问赵温爷爷、爹爹的好。谁知他听了王乡绅的话也不知如何回答。嘴里吱吱了半天，才回了个“好”字。王乡绅见他如此，只和王孝廉攀谈几句。

言谈之间，王乡绅提起：“有个舍亲，姓钱号伯芳，是内人第二个胞兄，在江南做过一任典史。那年新抚台到任，不上三个月，不知怎样就把他‘挂误’了。不料他官虽然只做得一任，钱倒着实弄得几文回来。你们一进城，看见那一片新房子，就是他的住宅。做官不论大小，总要像他这样，才算白做。现在他已托人替他谋干了一个‘开复’。一过年，也想到京里走走，弄封把‘八行’，还出来做他的典史。”王孝廉道：“既然有路子，为什么不过班做知县，到底是正印。”王乡绅道：“何尝不是，无奈我这位内兄，却另有见解。他说：“州、县是亲民之官，有些事情自己插不得身，不免就要仰仗师爷同着二爷。多一个经手就多一个扣头，到得本官就有限了。反不及他这做典史的，可以事事躬亲，实事求是。这人做官倒着实有点才干，的确确是位理财好手。我想明年赵世兄上京会试，倒可跟着我内兄一路前去，诸事托他招呼，他却是很在行的。”王孝廉道：“这是最好的了。”

王孝廉见王乡绅不睬赵温，就把这话告诉他一遍。赵温除了说“好”之外，亦没有话可以回答。王孝廉又替他问：“钱老伯府上，应该过去请安？”王乡绅道：“今天他下乡收租。我替你们说好，明年再见罢。”当下留他两人晚饭，就在大厅西首一间住了一夜。

次日一早起身，往省城而去。在路非止一日，已经到了省城。找着下处，安顿行李。

且说赵温虽中举，世路应酬究未谙练。前年小考，以及今年考取遗才，学台大人虽说见过两面却是没有交谈过。这番中了举人前来叩见，少不得攀谈两句。他平时见了稍阔点的人已坐立不安，何况学台大人！亏得王孝廉遇事招呼，随时指教。头天晚上，教他怎样磕头，怎样回话，亏得赵温质地聪明，自己又操演了一夜，居然把一应礼节牢记在心。王孝廉又叫他封了四吊钱的钱票，送给学台大人做“贽见”；另外带了些钱做一应使费。

到了辕门^①，找到巡捕老爷，赵温朝他作了一揖，拿手本给他到大人跟前代回。另外又送了这巡捕一吊钱的“门包”。巡捕嫌少，又加了二百钱方才回去。等了一会子，巡捕出来说：“大人今天不见客。”问他亲供填了没有。赵温听说大人不见，把心放下。赶忙

